

Grey Symphony 3 - The Heir of God

灰色奏樂Ⅲ

神的繼承人



Grey Symphony 3 - The Heir of God

灰色奏樂III

神的繼承人



綠茶 著



目錄

序言

121	117	111	107	95	89	84	78	70	62	56	50	45	38	32	25	18	12	9	7	6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罪與惡	—— 魔靈之首	—— 審判之日	—— (下) —— 戀愛	—— (上) —— 命運	—— 成名背後	—— 私下交易	—— 天界的考驗	—— 怪異事件 (一)	—— 事實真相?	—— 真正身份 —— 張秀蘭	—— 名演奏家 —— 莉娜	—— 暗中的伙伴	—— 「義鷹社」頭目 —— 霍鷹	—— 鬼靈面具人	—— 怪異事件 (一)	—— 計劃雛形	—— 平凡生活	—— 未來與現在	—— 片刻思憶		

349	342	326	314	303	290	280	266	255	234	225	217	211	205	195	184	179	167	156	145	141	133
後記	第四十章	第三十九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十章
	—— (最終章) —— 永遠的懷念 · 神的繼承人	—— 華麗演奏 · 音擊爆發	—— 最後對話	—— 末日降生	—— 二零四六香港淪陷	—— 戒備	—— 護航	—— 瘋狂計劃	—— 拍賣會撕殺	—— 自創音擊	—— 危機四伏	—— 歐氏兒童院	—— 悉心安排	—— 交心之伴	—— 憤怒與悔疚	—— 禍根	—— 託付	—— 懲罰	—— 距離	—— 創業家	—— 教導

序言

作者是一名九十後青年，自幼生於基層家庭的他憑著個人天分自修笙樂，考獲十級文憑；憑著當初一念衝動和興趣，寫下《灰色奏樂》這部科幻小說；憑著一份幹勁和毅力創立翠藝珠寶，一手建立自己的事業。做事向來親力親為，不遺餘力，對一切有著極高要求的他，為其發展奠定良好基礎。以自身的工藝、音樂和寫作等專業發展成一系列的事業，逐步邁向藝術型企業家的目標。

這是一部把高級珠寶和音樂藝術結合而成的小說作品。探索作者的心路歷程、幻想與寄望，把目標付諸實行。

為讀者獻上《灰色奏樂III 神的繼承人》。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一章 片刻思憶

叮噹……叮噹……叮噹……一陣陣鏗鏘的鐘聲徘徊在香港某所孤兒院校中。「各位同學請回到自己的座位，現在要開始上課了。今天要講的是『四分音符』，稍後我會隨意抽幾位同學出來作示範打拍子，所以你們要加倍專心啊！」同學們用樂天爽朗的聲音齊聲應道：「知道，老師！」

一個長得矮小、短頭髮、大眼睛，還長得一臉可愛的小男孩，靜靜地瑟縮在教室的一處暗角位置。透過教室的窗呆呆地眺望外面的景色，但敏銳的耳朵卻聽著老師的講課。

下課鐘聲再一次叮噹響起，四處隨即傳來小孩們的喧嘩聲。一把磁性而又帶點成熟韻味的女性聲音從教室內傳來：「賜君，請留下！」其餘的小孩們快樂地蜂擁出教室。身穿校服、徽章針織著「歐氏院校」四字的小男孩納悶地回應道：「知道……莉老師。」

留有一把黑色亮麗頭髮，穿著白色連身長裙和咯咯作響的黑色高跟鞋，年約三十多歲的成熟女性就是小男孩口中說的莉老師——莉娜。

第三章 平凡生活

「鈴……鈴……鈴……」一段吵耳的響鬧鈴聲把呼呼熟睡的世遷從夢中驚醒過來。他用疾風一般的速度梳洗，向上刷向下刷把牙齒都刷洗得白白淨淨，動作爽快地穿起一件背心、一條殘舊的牛仔褲，再背上一個看似裝滿了物品的大背包，急忙地衝出門口。難道又發生了甚麼事情？

走到一處暗黑的街角，那裏是一個舊式停車場，泊滿了林林總總不同的汽車。在拐角的陰暗處有一條短短的樓梯，三個肌肉發達、短頭髮、手臂上刺滿了龍蛇虎豹刺青的粗豪大漢圍繞著世遷站立。

世遷一臉沉寂地卸下背包放在地上，然後沉吟著：「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他憂愁地盯著面前的三個大漢說。

三個大漢走到貨車的車尾箱前架好姿勢，從車尾箱內搬出一疊一疊的報紙，然後用力丟在地上，發出「撲」一聲巨響。領頭的大漢粗獷地說：「小伙子，今天要派送的報紙有很多，你就按照

這張名單去派遞吧，要好好幹活啊！」

睡眼惺忪的世遷回答：「哦……好的，文丹叔。」

屈膝蹲在鋪有瀝青混凝土的地上，分別把報章的頭版、副刊、娛樂版等等，逐一分類好再組疊成一份完整的報章，然後一棟棟疊起來。時間滴答滴答的過，一小時就這樣過去了，一道晨光映照著後樓梯的角落，微風輕輕拂過報紙的頁面，世遷從殘舊的牛仔褲口袋裏取出一張派遞名單，他仔細地根據不同的訂戶執拾好各種各樣的報紙，準備派往目的地。由於訂戶眾多，世遷只好分開幾次往來取貨。於是他架好步法，一手抬起四十份厚厚的《星仔日報》、《芒果日報》和《西方日報》。

首先是從較近停車場的住戶樓宇派遞，世遷瞥了一眼手上的名單，口裏嘟囔著：「碧海閣……啊！是這一棟大樓了。」按下大堂門外的門鐘，世遷呆呆地等待。

門外的對講機傳出一把年老的聲音：「您好……請問有甚麼事情？」

世遷禮貌地回應：「早安，我是來派送報紙給住戶的派遞員，麻煩你幫忙開門吧！」門前響起「噠」一聲，大門開啟了。

世遷順利進入大廈後，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口裏低聲嚷著：「終於有點兒空調乘涼了……」

金碧輝煌的大堂有三部通往不同樓層的升降機，總樓層共有三十層，世遷根據訂戶名單由最高的樓層一直往下層派送。這是派遞員行業的一門學問「先高後低」，原因是從最高的樓層開始派遞，不但可以節省時間，而且還不會影響升降機的運作。一般情況下，在屋宇進行派遞工作途中，往往不能一直使用升降機，因為會阻礙住戶的使用。同時從下而上會令自己的受壓程度增加，所以派遞員都會用「先高後低」的方式從最高處往下走進行工作。

「叮」一聲，升降機門打開，走廊的中央標示著二十九樓。世遷瞥了一眼手中的名單，然後急速走到走廊的左手邊的A室，把報紙放在訂戶的門前。之後他再走到後樓梯，往下一層到二十八樓的B室派發，如此類推按著名單中的訂戶派遞。每逢上下連續需要派遞的樓層，他都會走後樓梯，但當訂戶樓層相隔太多，他就會使用升降機下行。

幾經辛苦，世遷已經派送了超過二十棟樓宇，當去到最後一個單位派送時，剛巧碰到訂戶開門，於是他們便交談起來。

世遷率先開口：「您好，早安啊！報紙已經送到，感謝您使用我們公司的服務！」

客人一臉疑惑地問：「你是新丁嗎？以前好像沒有見過你。」

世遷輕輕抓了一下頭髮，然後微笑著說：「也不算是新丁了，已經做了兩個星期多了。」

一番交談後，世遷終於完成了早上的工作，他步出大樓的大門，仰望著萬里無雲的晴空，微風輕拂令樹木搖曳，桂花的甜美香氣隨風飄送，令他聳聳鼻子。

回到家中，世遷已經疲憊不堪，他從細小的衣櫃裏取出一些乾淨的衣物，拿近臉前，鼻子向前聳聳，嚷著：「用上綠茶味的洗衣粉和柔順劑真的很香啊！」接著走到浴室洗澡。

一陣陣花灑的灑水聲，隨即飄來一陣陣綠茶的香皂味。世遷一邊洗澡一邊哼著曲的旋律，而且

還愈哼愈興奮。他喃喃自語：「就是這種感覺了！」並利用浴室內的水蒸氣在浴屏的玻璃門上寫下剛才哼出的旋律內容。這是世遷作曲的其中一個方法。他用手扭動水龍頭把花灑的水截停，然後用一條白色的大毛巾為自己擦乾淨身上的水，再穿上衣服走到書房。

一陣陣的水蒸氣像霧般從浴室的門後面四散出來，在白濛濛一片的浴室裏暗藏著若隱若現的符號，寫滿在各處的玻璃上。恍如霧霧揮散，水蒸氣慢慢變得稀薄時，一陣笙樂的聲音從外面傳來，而玻璃鏡面上的符號更顯清晰了，那是數字加上桿型黑子的音符。世遷拿起了一支筆和一本簿，記錄玻璃鏡上的音符。窗外涼風吹拂，音符亦從玻璃鏡上淡去……

奇特古怪的作曲手法已經成為了世遷的習慣，他抬頭看一看時鐘，發現時間已經是早上八點多了。他換上休閒隨意的服飾，隨意整理一下自己的髮型就外出了。

「早晨啊！蓮妹」一把年輕男性聲音說。

「早啊！世遷，你每天都準時上班呢，我可以下班回家了。」另一把年輕且爽朗的女性聲音回應。世遷報以親切的笑容。

經歷魔鬼一事之後，歐世遷忘記了過去在身邊的人，一直一個人單獨地生活。但就在稍早前，在莉娜的古箏演奏會上，因為他再次出現在一眾親朋好友面前，所以溫德倫、許思源和管家等人在暗中看守著世遷的生活。他們偶然亦會扮演成顧客，特意去到世遷工作的便利店探望他，跟他閒聊，藉此了解他現在的生活狀況等等。有一次管家更親自帶上自家煲的湯水，連同世遷的母親姚彩妍一同在午更休息時探望他。二人眼見世遷消瘦了，心裏不禁黯然起來，明明自己的親人就在面前……

第四章 計劃雛形

歐世遷租住了一間古屋，那裏沒有豪華的裝潢，只有簡陋的陳設，十分樸素。他就在古屋裏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時光流轉，一年又過去了，世遷二十八歲。一眾親朋好友再次跟世遷熟絡起來，他們時常聚會，世遷更把自己所創作的曲目和新設計的工藝品給他們欣賞，慢慢地再一次建立感情和信任。

在某次的聚會中，德倫不經意地向世遷提及過，以前的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你知道嗎世遷，世界很需要你的音樂和創造能力，沒有你的話世界早已不存在了。可是現在的你卻在隱世度日，像個普通人般過活，難道你已經失去了鬥志嗎？」

德倫一席話令世遷覺得自豪，臉上的微笑映照出他的內心正陶醉在這番說話的餘韻裏。他咀嚼著剛才讚美的話語問：「過去的我是如此偉大嗎？現在我盤子裏卻有一個計劃，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嗎？」

德倫露出一副疑惑的神色，然後以冷言譏諷的態度回答：「你不會是打算讓我幫你辦個開心農場齊歡唱吧？」

世遷漫不經心的面容一百八十度改變過來，認真地說：「我要改寫世界！」他恍如宣言般凜然地說道。

翌日晚上，世遷在下班後，召集了身邊所有熟悉的人到古屋聚會，就像有大事情要發生一樣。出席的人包括姚彩妍、管家、溫德倫和許思源。意想不到的是許思源竟然攜眷出席，帶同他的妻子「珍妮」。

珍妮是許思源經歷魔鬼一事後結識的，並成為他的結髮妻子，是一名外國設計師。她擁有一雙藍色眼睛、小麥色肌膚、纖瘦的身材。當晚珍妮穿著深藍色的裙子和白色的襯衫，把平凡的她襯顯得分外漂亮。

月光反射出朦朧的光輝，映照著古屋的大門。德倫用手敲響木門，再微微推開喊道：「我們來了啊！」當他們一同走進古屋裏面時，環境昏暗得看不見彼此的樣子。可是從屋內散發出來的溫

暖，卻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親切感。

「大家都到齊了嗎？」一把男性聲音從暗處傳來。眾人東張西望之時，暗處亮起了一點光輝。一根蠟燭擺放在一張圓桌的中間，一名身高約一米七八左右、穿著黑色長大衣、戴著一頂偵探帽的男性背向眾人佇立著。

「是歐世遷恢復記憶了嗎？」德倫和管家在竊竊私語。男性背向他們，嘴角稍微翹了起來。

所有人圍著圓桌坐，男性也轉過身來，挺直腰講話：「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吧！為何我會以這一身打扮亮相，實情是……」一致的沉默和視線都集中在世遷的身上。

世遷深呼吸了一口氣，再用手脫下帽子。「我偶然在衣櫃中找到了這一套衣服，覺得也挺酷，所以就穿了來見大家！」世遷嘻皮笑臉地說道。

他的母親姚彩妍翻起白眼，管家嘆息了一聲，思源夫婦摸不著頭腦，德倫沉默地凝視著世遷的一舉一動，嚷道：「你已經恢復回來了，對吧？」

世遷收起了孩子氣的笑容，回復正常的語調一本正經地說：「現在的我確實有幾個計劃需要你們的幫助，接下來我想請各位先留意這一邊。」

世遷從大衣口袋裏拿出了一個遙控器，並開啟了放在牆邊的兩座玻璃飾櫃的燈光。在燈光的照耀下，有兩件灰色的工藝品擺放在櫃中，是小巧精緻的原始型半製品古琴樣板。

眾人提步向前，表示出欣賞和驚訝的樣子。

「這兩個琴是甚麼新武器嗎？還是有其他用途？」管家問。世遷翻起白眼。

「做工很精緻，但顏色有點奇怪，為甚麼會是灰色？而且琴面上又有一個個不同大小的洞，到底這是甚麼？」姚彩妍疑惑地說。世遷搖頭嘆氣。

一把帶著外語口音的女性聲音響起，「我覺得這個設計很好，還能夠在琴面上加其他裝飾。」珍妮說道。世遷頓時向珍妮豎起拇指讚好。

「這個琴的琴身具有流線型的設計，長度和闊度比例剛好適中，如果加上配件裝飾後定必更加精緻。完成後的成品若用素描繪畫出來，一定很漂亮！」思源非常欣賞的說。世遷微笑著頷首認同。

一直未有發表意見的只有德倫，他觀察了世遷的舉動一段時間，亦留意到琴的設計帶著某點含意。於是在眾人都在高談闊論之際，德倫開口講話了。「琴的設計包含了她的影子，亦帶有傳統工藝品的革新，若加上了配件裝飾，相信會是一件高級商品，搭上了音樂主題的工藝搞得好的話還可以用量產方式在全球出售，是一門高檔生意。」世遷「撻」一聲打了個響指，雀躍地回答：「全中！」

「這兩款琴只是原始型樣板，還未修訂好。往後還有二十種不同款式會陸續登場。我想利用貴金屬打造琴身，然後在琴面上十三個不同大小的徽位配上鑽石，加上不同顏色的分件配件搭載在琴的不同位置，盡顯中國傳統文化特色和改革。」世遷一臉自信地演說著。

「你所說的改寫世界與這些有何關係？這完全是一盤生意啊！」管家質疑地問。

「沒錯！這的確是一盤生意，而且是一盤高級生意。這些產品絕對會為珠寶界和音樂界帶來一番

衝擊，搞得好的話甚至可以為傳統藝術揭開新一頁。我的計劃是希望先搞好以音樂為主題的珠寶生意，再把賺到的資金投放到其他民生生意，最後集資上市成為國際企業。若我能夠成為一個對社會有影響力的人，我就可以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更可以減少社會的不公平。起步要做這盤生意不但關係到我的專業知識，而且以我的財力根本不足夠，所以我想請你們助我一臂之力！」世遷俯身九十度鞠躬表示誠意。

眾人低頭沉思了一會兒，德倫把手插進牛仔褲的口袋裏，背靠著古屋的牆。鴉雀無聲的氣氛籠罩著古屋，眾人沐浴著從窗櫺之間漏出的月光。

眾人一言不發地過了一段時間，世遷的媽媽姚彩妍終於說：「我支持你！就算所有人都覺得你是妙想天開，我也支持你。」

「謝謝你！媽媽。」世遷感動地回答。

「剛才你說甚麼？你……」眾人一臉愕然地凝視著世遷。

世遷露出一絲微笑說：「我恢復記憶了。」

那是眾人熟悉的語調和笑容。

第五章 怪異事件（一）

「我恢復記憶了。」這一句話為眾人帶來了震撼的衝擊，到底事情的來龍去脈是如何？「大家請坐下來聽我說，大約在一年前……」世遷泰然自若地闡述。

時針逆方向轉動，日夜不斷重覆著……

「呼呼呼呼……」世遷突然睜開眼睛，額頭上滿佈汗水，一段恍如喃喃自語的聲音在他耳朵裏徘徊著。他氣吁吁地從床上坐立起來，開了床頭燈，整齊而簡陋的房間裏只有幾件傢俬。

「可能是我太累了，改天要去找個醫生，看看自己是否患了幻聽。」世遷拍拍耳朵自言自語，然後關上燈再倒頭睡去。

月光從窗櫺滲透進來，映照著房間裏桌上的書本《灰色奏樂》，一個神秘男人在鏡裏若隱若現，然後消失。帶著清爽快感拂過的涼風，輕柔地撫摸著書本的封面，並把內頁吹動得微微翻

開……

還記得故事的開端嗎？歐世遷原名歐世龍，為香港三大黑幫之首的魂鷹社頭目——歐世鷹之子，其母是姚彩妍。從初生到長大，世遷痛恨罪惡，對父親的所作所為極為不滿，加上當時煙毒氾濫，社會淪落得腐敗不堪，法律名存實亡，世界充滿一片死寂和黑暗。

耀眼的白光出現在世遷的面前，天上之神「耶魯斯」降臨人間。世遷與神結合，並得到了音樂的力量，決意用音樂改寫已經腐敗的世界。得到力量之後，他亦為自己起了歐世遷這個名字。

歐世鷹去世後不久，世遷遇上了另一個同樣擁有音樂力量的人「莉娜」。當時的莉娜因為日久生情而愛上了世遷，他們一起生活、一起對付罪惡。後來一次對付香港黑幫的事件中，莉娜被當時因仇恨而失控的溫德倫刪除了記憶，徹徹底底忘記了過去的所有。後來莉娜被一名內地男子許思源救起並收留在其居所，二人亦發生過曖昧的關係。莉娜再次遇上世遷時，記憶已經是完全空白，對她並無絲毫印象。為了讓愛人記起自己，世遷不惜考入藝術學院日以繼夜守護著莉娜，更為她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魔鬼肆虐時，莉娜慘變駭人的食人喪屍，最後世遷只好犧牲自己，用神的力量把莉娜復原。

歷盡苦頭之後莉娜以人類姿態再次復活，而世遷卻帶上魔鬼一同消失殆盡。後來天神賜予世遷重生的機會，但代價是失去所有記憶。事隔四年，世遷在香港大會堂再次出現在一眾親朋好友面前，一切異端事情就這樣戲劇性地開始了。

床邊堆放著一大疊厚厚的稿件，紙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附近亦擺放了幾件樂器「笙」。微弱的陽光從窗櫺的空隙間透射進來，鬧鐘唸唸聲響起，弄醒了在床上熟睡的世遷。睡眼惺忪的他看著天花，臉上流露出疲倦的神色。

世遷換上衣服出外工作，他日常的工作包括派報紙、在便利店當售貨員、當音樂導師及模型導師，當然少不了他製作的工藝品。工作內容可說是五花八門得令人難言厭倦，雖然活得忙碌，又走在孤單的仕途上，但世遷卻熱衷於自己的工作。在經歷各種工作的磨練後，世遷的心智變得愈來愈成熟，有著一種和他年齡並不相稱、奇妙的沉著感，但臉上有時還保留了一點稚氣，說話還有點兒幽默。

然而隨後詭異事情一浪接一浪，令他懷疑一切的背後是有人在安排，但沒有證據的他只好靜靜地觀察著。一如既往，世遷如常生活著，跟普通人沒異樣；二十七歲正值年青的他為報紙公司工

作，替訂戶派送報紙。

某一天工作時，世遷遇上了第一件怪事。

「叮噹叮噹叮噹！」門鈴不斷響著。未幾，大門慢慢打開，一陣陰風從屋內傳出來，流遍世遷全身，令他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從鐵閘看進去，有一個坐著輪椅的老婆婆背向著他，在她的面前擺放著一台老紅木的古箏，她卻沒有彈奏，只是靜靜地安坐在琴的前面。

「汪汪汪汪汪汪！」吵鬧的聲音不斷從鐵閘內傳出來，世遷低下頭一看，原來是一頭狗在吼叫著。他屈膝把報紙放在門前，之後回神一看，屋內的老婆婆已經化作黑霧消失得無影無蹤。頓時世遷目眩了一下，在站立不穩的一瞬間，他隱約地聽到從狗的口裏冒出一句酷似人類的說話：「再見了！」門猛地關上，「啪」一聲的巨響在樓層走廊迴盪著。

「不是吧……難道有幽靈？」世遷踉踉跄跄地攙扶著牆搖搖頭，用手擦一下眼和額頭說。

事隔兩星期後，在一次小學的音樂課中，其中一個學生突然用笙奏起了一段悲傷感極重的樂句。旋律有點熟悉，曲名彷彿在口邊，但卻說不出口，有一種莫名奇妙的感覺。世遷並沒有教授過該學生吹奏這段樂句，然而他無師自通。更奇怪的是該學生在奏完後，完全忘記發生過甚麼事情，一切實在不可思議，難道魔鬼又再次降臨？

兩件事情令世遷難以成眠，心緒不寧的他只能輕閉雙眼作一點休息。他一再反覆思量，也想不出半點端倪。他心知並不能夠假裝充耳不聞，於是找了心理醫生為自己作一個全面性評估。

「歐先生，請你注視著我手上的懷錶。」眼睛一開一合，男醫生把世遷催眠了。十分鐘後當世遷回神過來之時，只見面前的男醫生張口結舌，一直呆看著自己的雙眼。頓時世遷也感到渾身不對勁，心裏想：「難道醫生是同性戀的嗎？還是我被騙錢了……」

看過心理醫生也查不出任何結果，世遷只好繼續以平常心生活著。他把發生了的事情記錄下來，冀望在線索裏找尋到一點端倪。

時日飛逝，又過了一個月，世遷每逢星期四也會到中學教授模型課，在授課途中，一名學生不

慎被美工刀割傷了手指，身為老師的世遷拿起了一些急救用品為該學生包紮。可是在包紮途中，世遷亦不慎沾到少許該學生的血液，而當他看向該學生時，他見到該學生的臉上掛著一副白色又沒有五官的詭異面孔。

世遷突然眼前一黑，抱頭倒地，彷彿與體內的某些東西進行交戰似的，下一瞬間，從記憶的深淵浮上的影像，將他的意識逐一淹沒。

猶如一片虛無的白光將大地覆蓋，周遭瀰漫著清脆的樂聲。呈條狀流動的霧與霧的空隙之間，能夠看到無數的信息流。勉強能夠辨認出，那是人間不斷輪迴、人類不停成長的進化史。親切溫暖的微笑、被恐怖扭曲的臉容，正義與罪惡互相交織著。

世遷氣吁吁地「嘎」的一聲，意識亦逐漸回復過來，回神的瞬間一切也回復原狀。「歐老師，你沒有事吧？」學生擔憂地問。

世遷猶豫地微笑，然後淡然回答：「沒事，放心……」

沉寂數個月一切如常，世遷亦不以為然地繼續過著正常生活，直至……

還未搞清楚發生甚麼事情，就跟著月影不停向前跑，好像把自己的一切都託付到這個男人的身上。

後面一小隊小販管理隊的執法人員追趕著月影。其實月影也不是第一次被執法人員驅趕，他們總是以阻街為理由驅趕音樂表演人士。月影剛剛在奏樂時眼明手快，知道形勢不妥就一手拉著依琳逃走。他們淋浴在夕陽下拔足奔走，躲避執法人員的追捕。月影背著小提琴，拉著依琳躲在文化中心附近的一個細小陰暗處。

躲起來的二人身體貼緊對方，月影抱緊依琳的腰間，兩人面面相覷。感覺著月影的心跳，依琳再按捺不住自己心裏的感覺，情急忘形之際向月影的嘴吻下去。月影全身被依琳的香氣和愛籠罩著，雙手不由自主地繼續摟住她的腰間，閉起眼簾感受著雙唇交融的溫度。

第十七章 審判之日

斜陽從窗櫺縫隙滲透進來，映照著床頭几旁邊的相框。相中是月影和依琳的合照，二人正在戀愛中。

月影接獲何經理的電話通知，他們公司願意支付車資和午餐費用，但不會為他的個人演出再作任何支出，而且還炫耀自己是一間頗有名氣的公司，如果月影出席演出的話，不但能增加見識，更有機會獲得別人的欣賞。

月影表面上假裝願意合作，但內心卻是非常憎恨對方。月影放下手機後，握緊拳頭，深呼吸了一口氣，鬆開拳頭，露出陰暗得令人心寒的眼神和笑容。

表演當日早上，月影特意揀選了一件花了他一個月工錢、專門用於表演場合的禮服出席演奏，還帶備了長笛。「今天又有一個壞人要消失，這個世界又多一份純淨。」月影看著自己和依琳的合照陰暗地低聲說道。

二零四一年八月，發佈會上人頭湧湧，一場盛會當然少不了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和記者。今天的主角除了這次發佈會主力推廣的新研發音樂周邊產品外，最矚目的莫過於莉娜這位大紅人。

發佈會正式開始。「現在有請我們樂高公司董事長上台為我們致辭幾句，有請！」大會司儀禮貌地邀請公司董事長到台前。

「各位來賓、記者朋友您們好！很歡迎大家今天撥冗出席我司的發佈會，在這個盛大日子，我們會為大家率先公佈最新開發的音樂產品。這次我們以尖端科技開發出一種物料，可以隨意改變硬度，並將之用於彈撥樂器的撥片上。這款產品我們命名為『真·撥片』。家用使用這種撥片時，撥片會按照該樂器的弦線硬度來改變自己的軟硬程度，令樂聲表達更清脆，用家更能得心應手。同時我們更把這種技術投放在古箏的指甲上，我們稱為『真·指甲』，並邀請了知名演奏家莉娜小姐配合我們的產品即場為大家演奏，感謝大家的支持，謝謝！」

一陣陣熱烈的掌聲傳來，董事長回到自己的席位上準備欣賞接下來的節目。

莉娜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架好姿勢，準備奏出一首古箏名曲《戰台風》。燈光照射在莉娜的

身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著她。配用了「真·指甲」彈奏，纖幼的手指遊走在二十根弦線之間，指雖嬌，但力度強。「真·指甲」發揮出與弦線交融的合適硬度，使莉娜彈得更自如，彷彿跟古箏結合在一起。曲風令人感覺振奮和輕快，加上莉娜功底十足，遊刃有餘，把每一顆音符都表達得鏗鏘有力，簡直是大師級的演奏。

身處後台準備的月影靜靜地觀察莉娜的一舉一動。「這個叫莉娜的臭婊子，雖然有點惹人討厭，可是奏起琴來還是有一點兒功夫，而且想不到這新產品居然能夠協助演奏者到這地步，將來音樂界定必有不少人會依賴這來掩飾自己的技術不足。」月影心裏不由自主地想著。

一眾掌聲響起，意味著莉娜的表演已經完結，接下來就是月影出場的時候。一陣陣的長笛聲從後台傳出來，月影為了先聲奪人，從後台一邊走出來，一邊吹奏長笛。在場觀眾為月影鼓起掌聲，陶醉在掌聲中的月影愈吹愈勇，雙眼盯著台下的何經理，並微笑著。

回到台下嘉賓觀眾席的莉娜聽到月影的演奏，心裏想著：「這個男人決不簡單，音色處理極為細膩，而且遊刃有餘的態度……他的功底簡直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跟他相比，也許我也只有他五分之一的實力。」

月影一邊奏樂一邊盯著何經理。未幾何經理的身體開始不受控制，雙手不斷狂抓自己的皮膚，直至皮膚開始潰爛。手指甲亦出現發黑的現象，頭髮慢慢地一根一根的脫落。

演奏結束了，技驚四座的月影接受著四方八面而來的掌聲。「撲！」一聲，何經理應聲倒在地。

「救命啊！」

「發生了甚麼事啊！」

「有人死了啊！」

「有鬼蟲啊！」

尖叫聲從四方八面傳過來，群眾集體驚慌逃走。

何經理在地上垂死掙扎著，身體抖動不停。眼睛流出含滿膿液的血，全身潰爛不堪，從耳和鼻中鑽出一條條蠕動著的細小毒蟲，一張本來精悍的臉孔僵硬起來。

莉娜見狀驚慌得用手掩蓋著口鼻，不敢相信眼前的是事實。這是她失去洛斯達和記憶後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光景，對她而言是匪夷所思的，現實感相當稀薄，恍如置身殘酷的幻想世界一般。在恐怖和害怕的驅使下，本能反應令她身體顫抖，眼淚不由自主地傾瀉下來。

在旁的曾經理亦驚嚇得目瞪口呆，一場盛宴混雜了生與死的氣味，蘊釀出一種令人心慄的混沌氣氛。騰騰殺氣充斥全身的月影，在台上居高臨下俯視著倒地的何經理。沐浴在燈光下的身影，猶如神話中的邪靈，血紅色的瞳孔，毫無憐憫或寬恕之意的臉容，月影佇立在台上，恍如判官一樣賜予何經理死刑。

在何經理快要失去意識、魂斷的一刻，眼裏看到的卻是一隻有著蒼蠅複眼、利刃般尖銳的獠牙，身體覆蓋著紫黑色鱗片的魔靈在台上張牙舞爪。

莉娜側眼一看，只見台上的月影踏著無聲的腳步，淡然轉身信步離去，好像一切都與他無關一

樣。異常厚重溫暖的呼吸氣息，從六米開外的距離傳來，那是不可思議的東西的存在感，連身邊的空氣亦彷彿在震盪。

事情撲朔迷離，救護車和警車聲從遠處響起……

第十八章 魔靈之首 —— 杜比亞

何經理在發佈會慘死一事，在場有許多記者都目擊到，那些來歷不明的殺人魔靈和異變屍菌等流言，猶如都市傳說般，在大街小巷及網路之上逐漸擴散開去，事件風波甚至迅速流傳到世界各地的新聞報章上。

發佈會當日，警察和救護員接報後到達現場。當時在場的救護員初步診斷何經理已經死亡。可是，從救護車去醫院殮房的途中，何經理忽然恢復心跳，之前嘔吐出來的幼蟲亦消失殆盡。車上的救護員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是事實。到底事情的底蘊是怎麼樣呢？

「喂喂……我們的大帥哥今天好像有點兒手軟啊！」一把陰暗但風韻猶存、彷彿中年女人聲音的怪異嗓音在月影的耳邊喋喋不休。

「那個賤人雖然可恥，但也罪不至死，我們倆的罪孽已經很重很重了，杜比亞。」月影眉頭深鎖，一邊清潔長笛一邊說道。

杜比亞曾經是天界七神之一「樂之神」，後來自甘墜落成魔靈之首，故此天界「樂之神」一職一直懸空，所以耶魯斯才邀請世遷出任。祂擁有女性身軀的特徵和聲線，可是樣貌卻長得像昆蟲般可怕。歐世遷曾經大戰過的魔鬼就是杜比亞分裂出來的分身和怨念。

所謂魔靈，是自古以來流傳的一種會襲擊人類、甚至會把人類吃掉的傳說生物。魔靈作為為人類帶來威脅的存在，在形形色色的民間傳說中，以不同的形態登場。魔靈作為天地變異、傳染病、壞事的象徵，一直都是人們內心所衍生出來的偶像而已。而那「魔靈」現在卻在月影的身邊。

「唔……都已經相識十幾年了，對吧小伙子！我也生存了好幾千萬年了，不過你卻是我遇見過眾多的暴行者當中最可憐的人啊……有才華、有才幹、願吃苦也肯拼搏，可是卻沒有人賞識你。小時候被身邊的人欺負，長大又被社會欺壓，我也替你感到一點痛心啊！嗚嗚……」杜比亞忽然抽抽搭搭地飲泣起來。

「你真多愁善感……可是你的戲演得太差勁了！我明白你的用意，你是想我殺掉他好讓你嚐嚐血吧！我之前已經跟你說過了，自從上次你分裂出來的魔鬼孩子險些把整個世界都毀滅之後，我意識到一件事，那就是我絕對不想擁有這樣的世界！」月影凝視著杜比亞的複眼堅決地說。

「唉喲……那我真的會被你活生生悶死啊！」杜比亞用陰暗的語調嬌聲回答。

「嘻嘻哈哈！你又怎會死掉呢？」月影揶揄道。

「你就以為我不會死掉嗎？」杜比亞的態度突然憂傷起來。

「好，你老實告訴我，到底你怎樣才會死？」月影反問。

「我才不會把自己的弱點告訴你！」杜比亞伸出舌頭，聳聳肩膀，用孩子氣的語調說。

「想嚇壞人嗎？活了幾千萬年的老魔頭還裝少女……」月影毫不忌諱地笑著說。

這時候的月影已經把長笛清潔好，準備放回盒子的裏面。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停下了手上的動作。「對了，杜比亞！在五年前，好像有一個叫『面具人』的人，同樣是使用音樂的力量，收拾了你分裂出來的小魔鬼，你查出那個人是誰了嗎？」月影突然問起了這個問題。

「很對不起，這五年內我完全感覺不到他的氣息，就好像消失了一樣。我估計那個人應該是得到天界之神的幫助，否則任誰也滅不了我的毛小孩！」杜比亞唸唸有詞地分析事件。

月影聽見後，一臉狂妄陰險，嘶啞而低沉的聲音彷彿宣言般說道：「那就太可惜了，若是擁有相同力量的話，我也很想跟他一拼高下，看誰更勝一籌！可是他已經不存在了，世上再沒有人能夠阻止我的理想之都，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公平、更公正！」

猙獰邪惡的笑聲迴盪於殘舊的屋內，月光也被黑雲遮蔽起來。

第十九章 罪與惡

涼風吹動了窗簾，輕拂著世遷的臉頰。「乞噫！哪個王八蛋又在說三道四講我壞話？」鼻涕猶如瀑布般傾瀉出來，世遷連忙放下手上的工具和古琴工藝品的雛形，用另一隻手掩蓋口鼻，喃喃自語。

呼呼大睡過來已經是第二天的早上，世遷一如既往去兼職派遞報紙，中午就到學校教授模型課，而晚上就去便利店兼職售貨員。在學校授課完畢後有一段空檔時間，於是世遷便買了一份外賣到便利店附近的海傍，享受他的晚餐。

「看來今晚你的飯菜很豐富啊！」一把沉實的男人聲傳過來。

世遷回頭一看，原來是大约一個月前碰見的那個男人，也就是月影。月影拿著一袋麵包和一瓶綠茶飲料，踱步走到世遷的身旁坐下來。二人並排坐在海傍的長椅上，海風輕輕地吹動他們的髮絲，輪船的氣笛聲亦徘徊在耳間。

「知道！」賜君沒精打采地回答。

世遷摸摸他的頭，然後從外套的口袋裏拿出一支可樂味棒棒糖給賜君。

「下課後才吃啊！」世遷語重心長地說。

賜君接過糖果後開心得抱住世遷的腰間，然後轉身走進課室裏上課。

世遷微笑著目送賜君的身影，然後自己也信步回到院長室裏繼續工作。

書桌上擺放著《灰色奏樂》的第一集。「那個馮主任真的是……」世遷微笑著說。

突然，世遷眼前一黑，目眩了一會，未幾便應聲倒在地上。麗君剛好想進入院長室找世遷商討院舍內的事情，一開門卻見到倒地的世遷，不禁急步上前呼喊著他的名字。可是閉上眼的世遷已經失去了意識。

第三十章 危機四伏

「嘎……」舒了一口氣的聲音。

「你終於醒了，我很擔心你……」麗君抓緊世遷的手說。

身體虛弱的世遷淡然地問：「我昏了多久？」

「你在醫院昏睡了差不多一整天了，為何你有病也不告訴我們？醫生說你的病已經不能再拖了，你身體內的器官已經在慢慢衰竭中……」麗君神色凝重地說。

「相信這是天界給我的考驗，所以呢……我們要珍惜光陰啊……」世遷一臉滿足的樣子輕聲說道。

「我可以把自己的器官捐給你，你會好起來的。」麗君緊張得快要哭出來。

「那麼我就會變成不男不女的人妖啊……哈哈！」世遷忽然說出一個爛笑話來緩和氣氛。其實世遷是刻意這樣子說的，聽到自己已經命不久矣，任哪一個男人心裏都會動搖，即使是歐世遷也不例外，聽聽他的語調就一清二楚。

麗君熱淚盈眶，用力推了世遷一下，說：「誰還有心情和你開玩笑啊……」

二人微笑著互相捉弄。

早在兩年前在古屋裏生活時，麗君已經對世遷產生了好感。可是世遷只擔心著失蹤的莉娜，對麗君並沒有任何意思。麗君為了待在世遷的身邊，為了珍惜這份不能走在一起的矛盾，一直把心思埋藏在心裏。

「咯！咯！」一陣鏗鏘的敲門聲從外面傳來。

「沒阻礙你倆談情吧？」姚彩妍和管家先後進入病房，各自重複著這句說話。

世遷和麗君面面相覷。「不……我們並不是那種關係……」世遷尷尬地說。

可是麗君聽見這番話後，懷著複雜的心情，臉上也顯然有點失落地凝視著世遷。

世遷刻意隱瞞自己的病情，只是粗略地輕輕帶過自己昏倒的事，說是因為操勞過度、幾天沒睡覺才會倒下，告訴他們不用擔心。

這時候一個男人慌張地跑入病房，他就是溫德倫。他臉上無光，慌慌張張地喘著氣，看起來彷彿比世遷更像一個病人。德倫凝重地把視線投向世遷，世遷心知不妙，於是打了個眼神示意麗君帶著母親和管家先出去等候，好讓德倫和自己單獨對話。

「怎麼了……甚麼事情能夠把天才科學家弄得如此狼狽？」世遷用嘲笑般的語調跟德倫開玩笑。

「不……世遷，你要聽我說，地球……可能會面臨毀滅！」德倫慌張地說。

二人互相對望。驚愕、恐懼和後悔的表情通通都表露在德倫的臉上。

坐在病床上的世遷嘆了一口氣說：「看來這次的事情應該不簡單啊……對吧？」

德倫驚慌地點了幾下頭，說：「在幾年前，我被邀請到外國參與了一個科研團隊，實現《宇宙一體化》的計劃。為了這個計劃，集合了全球多個精英，研發了一部核能推動的太空艦阿里斯號。可是在兩年前，阿里斯號在太空裏撞上了外星人的太空船隻，產生核爆，機身殘骸飄浮在太空裏。我們還偵測到機身碎片的附近有疑似肢體般的殘骸，相信是該次核爆裏不幸喪命的外星生物。本來碎片殘骸只是漂浮在離地球很遠的範圍外，但我剛剛偵測到碎片殘骸被一種不知名的引力吸引，正緩緩地集中飄向地球，而且預計會擊落在地球上不同位置的陸地上……」

老是喜歡開玩笑、總能輕鬆面對事情的世遷忽然大發雷霆，狠狠地斥責著德倫：「都怪你狂妄自大的想法，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德倫聽到這番話之後，心裏亦覺得不甘，反駁說：「你說我狂妄自大？那麼你自己又如何？你忘記了當初你搞生意是誰支持你嗎？你開著的戰車是誰幫你改裝的？你自己一個人去對付幾十個敵人就不是狂妄自大嗎？你有權去追尋自己的理想，為何我不可以？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換個立場，如果你是我的話，有一個大財團欣賞你，可以無限量供應資源給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會放棄這個機會嗎？歐世遷，你是不是病到燒壞了腦袋啊？」

一連串的互相責怪，令病房內的氣氛充滿了火藥味。在互相爭持一番後，兩人最終都沉默下來。德倫把目光從世遷身上隨意移至正透射進病房的落日之上。抬起頭來的世遷，以稍稍客氣的目光靜靜地看著德倫的側臉。

透射進病房的落日，把無言的兩人照得一片嫣紅。

沉默了一會兒，世遷嘆了一口氣，最後唾棄似的說道：「真是的……難道連你都想考驗我嗎？」

德倫的視線稍微移向世遷的身上。

世遷開口說道：「這不是你的錯。這是命運。」

「命運？」

「我剛才說過吧。這是個考驗，是天界給我的考驗。」世遷語重心長地說道，而德倫則靜心聆聽。

世遷繼續說道：「目前我們的確要考慮接下來該如何行動。德倫，你意下如何？」

德倫靜靜地抬起頭，並開口說道：「我認為要先預測好碎片墜落的地方，做好疏散和保護措施。我預計大概只剩下兩星期的時間，碎片應該會在十一月十一日凌晨一點十二分左右，從太空穿過大氣層，然後燃燒著掉往地球不同的角落。」

世遷聽過後，愁眉苦臉地沉思一番，然後說：「這件事情還有誰知道？」

「現在只有你、我、一眾開發阿里斯號的科研團隊成員，和那個資助我們的財團，除此之外應該再沒有人知道了。」德倫如實直說。

世遷沉默起來，低著頭思考解決方法。

「咯！咯！」一陣敲門聲忽然從外面傳來。

一名女護士拿著一個花籃進入病房。「歐先生，有人送來了一個花籃和一張卡給你，還叮囑你務必要即時看。」女護士交下東西便轉身離去了。

德倫幫忙把花籃拆開，然後把放在裏面的卡交給世遷。世遷打開一看。內容是提醒他出席富豪拍賣會，該活動訂於十一月十日舉行，下面還有司徒月影的署名。這一點令世遷非常在意。

「對底這個月影在打甚麼鬼主意……」世遷心裏唸唸有詞。

這時候德倫的手機突然響起來，接過電話後，德倫忽然一臉愕然。

「又發生了甚麼事情？」世遷不耐煩地問。

「莉娜……她被人抓走了。」德倫慌張地說。

「怎麼會……」世遷震驚得六神無主。

「對方說，若然你不出席拍賣會的話，就會當場用可怕的音樂力量殺死她。」德倫繼續說著。

世遷勃然大怒，不禁又咳了幾下，吐血絲在床被上。他把卡紙捏成廢紙，又把花籃掃到地上。

「司徒月影！」世遷喃喃自語，眼眸裏充滿著無比的憤怒。

第三十一章 自創音擊

歐世遷得悉所有事情後，不顧一切地強行出院。在歐氏企業大樓的頂部，世遷集合了眾人商討事情的解決策略。德倫向眾人坦白自己的事情，而世遷亦交代了月影抓走了莉娜的事。

一件是關乎世界會被毀滅的事，另一件是著重個人感情的事。兩者之間，世遷都需要同時解決，壓力非常大。

「沒時間了，只剩下兩星期的時間。我們必須分頭行動。德倫要準確計算出碎片掉落的地方和數量，然後再通知各國政府軍部做好準備及疏散民眾。你們眾人一同協助德倫作聯絡工作。」世遷彷彿下命令的隊長般指揮著眾人。

「那麼莉娜小姐那一邊……？」管家以憂心忡忡的目光看著世遷問道。

「放心吧，我會把她安全地救回來。只是……」世遷低下頭彷彿有所顧忌地說。

Grey Symphony 3 - The Heir of God

灰色奏樂Ⅲ

神的繼承人

Novel 103

作者：

綠茶

編輯：

黃斯淳

插畫：

Heidi Yu

設計：

4res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ramode.com

出版日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

圖書分類：

流行讀物／小說

ISBN：

978-988-8490-24-0

定價：

港幣九十八元正／新台幣三百九十圓正



失

去記憶和音樂力量的歐世遷，獨自隱世度日，過著平凡人的生活。

在神的安排下，他的記憶再被觸發，憶起了自己的過去。重生後的他懷著雄心踏上創業路，並繼續以笨樂力量肅清罪惡，造福世界。同時，另一名擁有魔鬼力量的音樂天才——司徒月影，以兇殘手法殺盡無良商人，二人在法律與犯罪之間的灰色地帶，交織出命運的樂章。

與此同時，天界正在挑選一位樂之神，而世遷所居住的古屋裏亦出現了一名神秘小孩。此時世遷還未知道，前面等著自己的是諸神準備好的連串嚴苛考驗……

